

韦耀武

时光如水,日子是那撑篙人,季节的小舟顺流而下,不知不觉就到了冬。到了冬天,我就想起了祖父,想起了忍冬。

祖父是个老中医,幼小的时候,我就常跟着祖父上山去采草药。故乡的山野,生长着各色的山果,还有俯拾即是的各种中草药,天冬、麦冬、党参、半夏……最多最常见的是忍冬。

忍冬,又名“金银花”。“金银花”,据《本草纲目》载,忍冬的花初开为白色,慢慢变为黄色或黄白相间,因此,李时珍老先生以“金银花”记叙之。其实,“金银花”的名称最早出现在南宋的《履巉岩本草》中:“鸛蓂藤,性温无毒,治筋骨疼痛,名金银花。”金银花一带二花,花生于叶腋下,两朵花蕊伸长在外,成双成对,形影相伴,似鸛蓂对舞,不离不弃,因此又有美称“鸛蓂花”。有诗赞曰:“天地细夏夏日长,金银两宝结鸛蓂,山盟不以风霜改,处处同心岁岁香。”

尽管“金银花”这个名字颇有诗意,但我还是更喜欢它的本名“忍冬”。冬日,一场寒风把树上的叶子尽数剥去,树裸身而立。鸟缩在巢里,听外面北风呼啸。大多的人们不再出门,三五知己,围坐炉前,一杯一茶,尽享生活的美好。植物们蛰伏在冰霜雨雪中,静候着春天的到来。忍冬匍匐在地上,枝丫上,蜿蜒的藤蔓迎着风,伴着雨,裹着雪,风吹不折它,雨淋不坏它,雪冻不住它。忍冬知道,只要忍过了冬天,春天徐徐而来,那就是它生命涅槃之时。

忍冬的花期一般在每年的春末夏初,花蕾绽放时,藤上会开出一朵朵银白色的小花,一至两日后,银白逐渐转黄,一朵朵漂亮得似一只只金色的小喇叭盛放在枝头。微风拂过,花朵们翩翩起舞,似一群快乐的少女。忍冬药用价值很高,《神农本草经》载:“金银花性寒味甘,具有清热解毒、凉血化瘀之功效……”少时每年这时候,我都要上山去采摘。忍冬花开后,如繁星般缀满了山间,一眼便可以看到,根本无需费力去找寻辨识。采摘也相对容易,小半天就可以采上一小篓。采回来的花交给祖父,晾晒加工后就是一味上好的成药。

那一年创业失败,身上所有的钱都赔得一千二净,我去了一个工地打工,帮人提灰桶。一天十多个小时干下来,腰酸背痛,腿像灌了铅,迈都迈不动。下班回来还得自己做饭,实在不想动,就吃一碗清水泡白饭,日子过得心灰意冷。最困难的时候,我走到了湖边,只要再向前一步,人生便到了终点。这时候,我想起了祖父,想起了忍冬。祖父的话犹在耳边:人生就是忍,要学那忍冬,忍过了冬天,春天就来了。于是,我咬紧牙关,终于走出了自己人生的冬天。

好一株砥砺风霜的忍冬!



雏菊花

张永生

在广袤的山野上
有你美丽的绽放
在清晨崎岖的小路上
有你上学途中的脚步刷刷
雏菊花

在晨炊忙碌的灶火下
有你映红的笑脸
在割草放羊的劳作中
有你汗水的挥洒
雏菊花

在冉冉升起的国旗下
我看见你稚嫩的敬礼
在书声琅琅的教室里
我听到你自信的问候

雏菊花
你的美令人沉醉
雏菊花
有多少善良的心灵为你牵挂

在写给打工父母的长信中
我记住了你嘶哑的呼喊
在诵读唐诗的平仄中
我体味了最真的童话

雏菊花
冷雨浇不灭你对阳光的渴望
朔风挡不住你向春天出发
你的冷暖
正检验社会救助的温度
你的成长
正测量我们爱心的海拔

雏菊花 雏菊花
世间最靓最美的花

家乡有你
未来才会长高变大
祖国有你
事业才会后继有人
生机勃勃……

(雏菊花为贫困山区女孩的代表词)

关敬涛

独立在冬天的濠洼荷塘边,去阅读残荷的枯叶。濠洼到处是荷塘,犹如天上落下的一抹,在荷塘边仿佛读懂了凄风苦雨中的濠洼荷韵。看那落雪洒在枯萎的荷叶上,好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没有翠绿、没有粉红的衬托,让人感伤那一季一季的绿满荷塘。一年一年的绽放,至今仍记忆犹新。此时,置身于落雪的濠洼荷塘之畔,铺一尺素绢,排遣胸中那份忧伤;抒一腔诗情,去抚平心中那份烦恼的情愫。濠洼的残荷凄美的容颜让我难以忘却,看着微微泛黄且已褪色的残荷,给冬天涂上一抹厚重的色彩,这难道不正是一种濠洼的美吗?在濠洼的荷塘边,等一场落雪不容易,既然雪来了,任雪月风花留给记忆中的濠洼荷塘吧!

我往往沉醉于唐诗宋词的时光中,梦中往往误入濠洼荷花深处,听上一曲动人的云水禅心,蘸上几笔诱人的浓郁墨痕,默默感悟濠洼荷韵对心灵的

洗礼。每每读过濠洼残荷,总有一种魂牵梦绕的感怀,感悟走过四季的濠洼荷塘,蕴含多少耐人寻味的故事。那纵横交错的败叶,是感动生命的诗行和音符。抱一卷宋词追溯多年,一诗一笺,一词一阙,总感觉意境悠远、缠绵婉约、柔肠萦挂。不知不觉沉醉于内,赞叹大诗人写下了流传千古的珍贵诗篇。望着濠洼落雪中褪尽繁华的残荷,让我在孤独中想起红藕香残。此时,只想听上一曲残荷神韵,倾诉一下千转百回的惆怅,再梦一回,日月轮回的穿越。人生如荷,难免有痴迷之心。我只想沾惹一身沧桑,抚暖心中的冰冷,淡淡出尘,用一纸墨香,潜入唐宋词中玩一回风雅,借以弥补那份虚无的魂灵。其实,你不懂残荷,残荷也不会怪你,只要你开心就好。

每次读罢唐人李商隐那句“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雪声。”时,无不赞叹这位大诗人余韵悠长、情思不尽、诗味无限。更赞叹曹雪芹老先生把“枯”改成“残”改得巧,改得妙。独叹濠洼那口老塘,春日,小荷尖尖的翠绿;夏日,映日荷花的娇艳;

雪落荷塘

秋日,泛黄荷叶的轻抚;冬日,残荷独舞的摇曳。我曾经在濠洼那口老塘边无数次观赏过荷花,这里远离了城市的喧闹、世间的烦恼和生存的忙碌,难以寻觅濠洼这片如此宁静之处。此时,一切毁誉荣辱,随着那份宁馨烟消云散。此刻,轻抚雪花、轻抚塘面,那蜷缩的残荷,用深褐色的手掌撑起雪花,犹如一座壮士的雕塑造型,窥视着淡泊的寒风。

我邀母亲一起去看濠洼落雪荷塘的风景,她看后感叹:“这一片片残枝败叶,有什么好看的,看后让人心情太差了,太没意境了。”也难怪母亲,她一生没读过几首诗,更不懂落花败絮,那只是生命的尾声。在残荷的躯干上,正孕育着一种新的生命。本来是一场很有意境的观赏,母亲因怕冷,转身而走。我空对落雪荷塘,与残荷一样默默无言,感叹不懂残荷的人太多太多了。

我曾把一幅凄婉动人、美轮美奂的濠洼落雪荷塘意境描绘给一位画家朋友,让他为我画一幅《在濠洼等一场落雪荷塘》。有一天,他拿了两幅一样的《在濠洼等一场落雪荷塘》让我看。看到那幅画让我

想起了残荷在漫天飞雪中唱起的生命挽歌。他让我为他的那幅画题上一首诗,我顺手写来,一首诗《冬天的濠洼荷塘》跃然纸上。他看后点点头,便说:“还是你懂我的画。”我说:“还是你画画得好。”相互恭维了几句。后来我的那幅画被朋友拿走了,我后悔了几日。

濠洼那口老塘里的藕还没有挖,我曾想今年该有一场雪,让我再一次欣赏到:留得残荷听雪声。若论意境,残缺比繁华更美;若论味道,残荷更令我动心。期待雪在濠洼漫天飞舞,让我残荷在静静地倾听,春天已不在遥远,残荷有了一份期待和寄托。我多想随风起舞在濠洼荷塘边伴雪歌唱。我在落雪中寻觅濠洼残荷那种执着、悲壮、顽强的忧郁之美。残荷虽然错过了一场风花雪月,让我从寒风中体味到一缕厚重。在濠洼等一场落雪覆盖荷塘,让春天为它揭开面纱,用思念的温度感化那场落雪,让残荷在濠洼等待一个生机勃勃的时节到来。

人生如荷,其实就是一场戏,演尽了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生命中有雪的日子并不是很多,如果有一场,就留给濠洼的荷塘吧!

“网红”一瞥

欧阳

对“网红”所意指的人或事,我一直跟不上趟,很多时候都不大明白年轻人何以会蜂拥对待,不过不明白归不明白,倒是也不会过多去想,毕竟那是“别人”的心机和生活。

前些日子看到一家自己亲身体验过的“网红”某茶,最早装修预备开业时我便目睹,以为其寿命或不过岁。想不到一年多后再见面,人家还好活着,不仅店铺内买卖说得过去,而且收账柜台前还有不少外卖骑手等候。

看见这阵势,一下勾起了俺的思绪。某茶何时成网红我不太清楚——实际上人家是“网红”俺也不知道,第一次得知其“网红”是一年多前的事了。那时是夏天,夜色中我在广州街上转悠,走着道就被同行的年轻伙伴叫住走回头路,正寻思是不是有什么新奇景物遗漏,结果是让回走喝某茶:大约等了一个多小时,我的小伙伴们手里才端上了茶。

喝一口,味道真不能恭维,再喝一口,有点难喝的感觉。考虑到自己的味蕾损失殆尽,不敢轻易让心中的评价出口,可看到小伙伴们杯中也是大半残留,忍不住就提出了好不好喝的问题。“不好喝。”年轻人说。那为什么还排队半天非买不罢休啊?“网红啊,很有名的。”原来如此,是“网红”啊,这让我长学问了——我之前习惯性地认为“网红”基本上都是人脸及其相关的玩意儿。

小插曲播放完了,回来絮叨一下思绪。我通常不把“网红”当事儿,不管是网络推手、网络水军所为,还是真的网络口碑制造,但对这种现象的好奇心还是有的。按我的理解,品牌也好,产品也罢,都是需要时间来塑造的,只有那些大浪淘沙存留下来的东西才值得关注。因之,对年轻族类追逐“网红”物件儿的行为有些困惑,可内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却不太明白:各式各样的“网红”肥皂泡一样,说没就没了,像“网红”的餐饮店、人脸啥的,可怎么还是有不计其数的人前赴后继的追逐不停呢?真不懂。

会见某茶的后两天,和博士生导师朋友喝茶,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需要解惑的问题。没想到教授竟然研究过这种现象,张口就给俺解答说,这一点都不



自从明白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个道理之后,
我就知道自己的命运算是完了。

赵春青画

走进古老的匈奴部落

丁贤玉

下了206国道,再入乡道,向南。正是上午八九点钟,晖光正好,丝丝如缕,让山清水秀的皖南更添醉人的风韵,越发清丽了。路道蜿蜒,蛇行入谷,带着我们向东至县花园乡南溪古寨而去。哦,正是在那个深山峡谷中,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却令人难以置信地还生活着一支匈奴人的后裔。想到这一点,心神早已跳出了车窗;而思绪,却又以极快的穿插,瞬间把我拉回到两千多年前茫茫苍苍的北方大漠之中。那时,一个伟岸的身躯,胯下一匹骏马,裹挟着滚滚狼烟,从历史的深处疾驰而来;鸣镝过处,一个强大的匈奴帝国诞生了。

下了车,不暇领略“进村三把锁”的形胜与传奇,一群人径入金氏宗祠。是的,这个寨子里的村民都姓金,所以,这里又被称为“金家村”,其渊源可追溯到西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金日磾,这位休屠部落王子归附汉朝时因献“祭天金人”而被汉武帝赐以金姓。史载:金日磾为人持重,笃厚慎行,且在一次宫廷叛乱中舍身救下汉武帝性命,是以,深为宠信;汉昭帝时,受命辅佐,因忠诚笃敬被封侯。一条清流,潺潺吟唱。宗祠便坐落在溪渠之畔,翘角飞檐,马头墙高高耸立,其上覆以旧时的鱼鳞小瓦,颜色深暗,古朴沧桑,似从历史的深处推出的黑白镜头。

祠堂正门两边是醒目的对联:一姓绵长居胜地南溪古寨,千家环绕誉层楼秀丽山川。确实如此,据传,这支金氏祖先为避唐时黄巢之乱,从徽州迁居这大山深处,繁衍生息,一时兴盛,至明末,寨内有九十九条街,一千多户,四千多人丁。

眼前这座名为“大成祠”的建筑,只是古村十五座祠堂中保存较为完好的一座,它始建于明万历年间(1583年),已四百多年历史。跨过高高的门楣石,迎面便见“南溪世泽长”五个大字,后进正面的墙壁上,赫然高挂着金氏历代先祖的画像和牌位,最上方,自然是其远祖金日磾了。此情此景,再一次告诉

游人,这个家族的源远流长和曾经的荣耀。祠堂内部,庭院宽敞,前后共三进,总计八十八根粗壮的圆木柱支撑,衬以厚实的石碾;其天井,亦方正敞亮,可通风光雨露,可供日月照临,可纳天地之气。地面皆铺以石块,厚重拙朴,斑驳凹凸,似岁月之手经久摩挲的痕迹。观其风格,与皖南汉族古建筑并无多大区别,只是结构上,更显得粗犷豪放一些。古老的匾额,巨大的磨盘石,雕刻着战马的石墩,以及漫不经心搁置的上马石、拴马桩,凡此种种,无不昭示着这个家族曾经的显赫和金戈铁马的过往。

走在古村的巷道里,地面是石片,或青砖,幽暗如旧画;远山如黛,天空澄明,来处似在天幕之外,有超脱凡俗之感。导游领着一行人兜兜转转,左曲右折,却是四通八达,平添曲径通幽之意趣。南溪古寨地势险峻,三面环山,一径通冲,这很适合古时避乱和守备之需。据说,匈奴人初筑此寨,即按“八卦阵图”来布局,蕴含“九龙戏珠”、“金钱吊葫芦”之意,设九九弄、八十八沟,居然弄弄相通,沟沟相连,却又大有奥秘,极尽易守难攻之妙。

倏忽间,我们来到一处造型奇特的碉堡似的箭楼前。迁徙到汉民居住的腹地,匈奴人早已抛却了最原始的帐篷,择地而居,筑屋炊炊,掠夺杀戮自然是不可可能的。此箭楼,是寨中原有的六十四座箭楼之一,始建于元代,不同于一般建筑,它的墙身极为厚实,而窗户却又开得很窄小,显示了这个战斗民族古老的智慧,在张弓射箭的同时,尽量缩小自身暴露面;更为奇特的是,此楼西北方向的夹角,不是呈直角,而是六十度锐角,如利刃一般向前刺出,如此匠心独具,据说是顾及视角所限,利于多方位观敌瞭阵,也利于多点移位和接应。星移斗转,时光飞逝,如今,此箭楼早就失去了它的用场,和村中其他一些古建筑一样,凋敝,残破,甚至部分已坍塌。然而,它沧桑的外表,遗世独立的身影,恰似一部实物史,以其沉默的方式,向后来的追慕者诉说着它昔日的雄风和曾经有过时的壮烈。

路边亦有沟渠,清浅的溪流下,是大量的卵石,那么多,挤挤挨挨的,圆润,世故,失了棱角,任泉水

滑过,清新而明亮。它们不同于一般山野里的石材,或许和这个古老的村寨一起,最初时便入住到这里,岁月流年里,它们一定感受到了这里的一切演变。千百年来,在与汉民族的不断交融中,这一支匈奴人渐渐褪去了祖先的剽悍与骁勇,相反,在浓郁的汉文明的熏陶和渲染之下,他们的习性,甚至外貌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逐渐细腻起来。

这一点,很快得到导游的证实。导游告诉我们,现在,除了姓氏和古寨里留存下来带着异族风格的建筑以外,他们与汉人已没有什么区别了。他们说汉语,着汉装,过汉节,居汉屋;他们舞龙灯,他们也唱戏,更重要的是,千百年来,金氏族人一直与汉民族联姻,他们的血管里有浓厚的汉族血液。

在巷道里、屋檐下或门洞里,我们时常看到三三两两闲适的老人,也看到一些在田地里劳作的中年人,有男,有女。没有想象中的奇装异服,没有壮士般的身躯,更不见书本和影视镜头中惯常描摹的狂野,只静静的,温和地,一如别处的村民。

立于高处,再看古村,在村庄的外围,早已建起了新的民居,其中,以乡间别墅居多,白墙灰瓦,高檐明窗,跟我们村里的楼房毫无二致。一样的人文,一样的美好乡村,自然而和谐。

那么,他们的族别又是什么呢?好奇心促使我又向导游打听起这个问题。我知道,在我们国家现有的五十六个民族中,并没有“匈奴”这个民族。

汉族!他们都是汉族!导游用坚定的目光看着我,语气也同样地坚定。心中释然,也不由得一阵欣喜。我想,应该是这样子的,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回望历史的长河,各个民族间都有或多或少,或远或近的源流;几千年来,纷争,和平,融合,发展,最终回归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来到一处画廊前,其上列着金家村人自受姓始祖金日磾至六十一世的图谱;白墙黑字,赫然书以“匈奴历史简介”,配以冒顿单于催马执弓的英武画像。好似最后一次提醒游人,这里居住的,是一支来自遥远北方大漠的古老的匈奴后裔。

炉前工

黄宇辉

摊开你的手
有一种芬芳溢出
那是用汗水浇灌
开放在你掌心
一朵朵永不凋零的萤花

伸出你的臂腕
浑圆有力
那是你紧握沉甸甸的钢钎
练就出
搏击钢铁的双翼

望你的脸膛
被炉火烤的灼红
深邃的眸子
透射出激情万丈的光芒

凝视你的轮廓
仿佛欣赏一尊雕塑
那是青春岁月
在你彪悍的身躯上
刻出道劲的线条

在如此气派的厂房里
你无怨无悔
将一腔热血
置换成熊熊炉火
熔铸在滔滔的钢铁海洋里